

·名·人·书·信·

山谷里传播回音的石头

梦 云 选 编



湖北美术出版社

《中学生书屋》 嵇丽华 主编

◇名◇人◇书◇信◇

山谷里传播回音的石头

梦 云 选编



湖北美术出版社

(鄂新登字 06 号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山谷里传播回音的石头——名人书信/梦云编著
——中学生书屋
——武汉:湖北美术出版社 1996.4
ISBN 7-5394-0532-5

I 0. ①山… ②名… ③中……

Ⅱ. 梦…

Ⅲ. 世界文学—杂著集—书信

N. I 16

山谷里传播回音的石头——名人书信

梦云编著

出版发行:湖北美术出版社	电话:6813105
地 址:武汉市武昌东亭路2号	邮编:430077

印 刷:文字六〇三厂	邮编:441000
经 销:新华书店	督印:程业友

版 次:1994年10月第1版	
1996年8月第2版第2次印刷	
开 本:787×960mm 1/32	字数:190千字
印 张:9.125	印数:5 001—15 000

ISBN7-5394-0532-5/I·20	定价:9.00元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本书印装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

编者的话

一

给书信下定义也许很容易，给一本书信荟萃作概括，却不是那么简单。

有时最单纯的事物，包含着最丰富的内容。

二

回答什么是名人书信，只要能回答什么是名人就够了。

名人，即著名的人物，也不妨喻之为人中之龙，人中之花。他们是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拔尖人物，其情操、人格、才情、实绩当然是木秀于林，堆出于岸。至于所书所札，所示所达，往往也就不同凡响，价值连城。由此，感谢她的作者、译者的珠玉之献。

三

书信，尤其是名人书信，也许是所有文体中

最私有也最公有的一种文体。私人通信，阅读面极为有限，当然是最私有的；鱼雁往还，顾忌也就很少，处处关情，条条切旨，往往最合人的天性、人的真趣，也就最带有普遍性，加之书信格式一般较为固定，当然是最公有的。

四

即使是见诸传播媒体的书信，也都是对等式、家常风，以心发现心，以火发现火。即使书信作者再怎么不刻意求工，唯有亲切、质朴的特点是丢不了，也是无法丢的。

五

家人之间，友朋之间，情侣之间，能不时得到一笺寄语，数通小札，也就所谓如晤如对，相携相偎了。文至真，情至美。

六

青少年有志于写作，不妨从坚持多写书信、日记开始；青少年投入写作，不妨把诗、散文等等都当作书信、日记来写。这是一种写作智慧，它对于消解写作中的紧张状态、功利因素是相当有效的。

七

也许，在蜜饯上抹蜜是需要的，但最珍贵的，
还是成为生命的盐。

八

你是时代托起青春、放飞青春的温厚的手掌；
你是山谷传播呼唤、收获回声的朴质的石头；
这里有驿寄梅花、鱼传尺素的动人意境；
这里有邮到亲人床前的一片月光，绕到归棹
上的一湾秋水；
这里更有铁窗烈火寄悲慨，一鹤冲天慰平
生……

名人书信呵，我愿意这样描述你、赞美你！

九

假如生活里没有这无声的滋润，用什么能替
代一场场甘霖？假如旅途上没有这沁人的清荫，用
什么替代着去放逐风沙的侵扰，抗击烈日的箭翎？

十

如果承认人类的差异性，你便走进了一个花

团锦簇的生命园圃；如果承认人类的相通处，你便收到了一束束名家书信，它从一个心灵的驿站发出，寄到另一个心灵的最深处……



目 录

放飞青春的鸽子

答李石岑书.....	顾颉刚 (3)
寄小读者 (通讯七)	冰 心 (9)
给青年的两封信.....	朱光潜 (14)
致文学青年.....	夏 尊 (25)
与青年谈诗.....	李广田 (29)
写给向科学堡垒进攻的青年们.....	华罗庚 (36)
致青年朋友.....	李燕杰 (41)
在科学时代中创新生活.....	高士其 (50)
给青年朋友们.....	张海迪 (62)
致寻找理想的孩子.....	巴 金 (69)

家书抵万金

致燕妮·马克思	〔德国〕 马克思 (79)
致埃玛·达尔文	〔英国〕 达尔文 (84)

居里和居里夫人	(87)
致胡也频	丁 玲 (90)
给杰和藻	冰 心 (95)
萧红和萧军	(99)
致拉雅	〔前苏联〕奥斯特洛夫斯基 (105)
给母亲	冼星海 (108)
给张茜	陈 毅 (114)
给儿女	毛泽东 (118)
给邓颖超	周恩来 (121)
给刘允若	刘少奇 (124)
给傅聪	傅 雷 (135)
给我的孩子们	丰子恺 (143)
读书示小妹生日书	贾平凹 (149)

万水千山总是情

致克提	〔英国〕狄更斯 (157)
致韩斯卡夫人	〔法国〕巴尔扎克 (160)
舒曼和克拉拉	(169)
白朗宁和巴莱特	(174)
致克尼碧尔	〔俄国〕契诃夫 (183)
致孙伏园	周作人 (185)
庐隐和李唯建	(190)
致萧军、萧红	鲁 迅 (195)
致鲁迅	宋庆龄 (200)
致徐特立	毛泽东 (202)

致何香凝	毛泽东 (205)
致邝达芳	叶 紫 (207)
致张兆和	巴 金 (210)
致陈明	聂华苓 (212)
致友人	柯 蓝 (215)

最后一挥悲鸿

致夫人	〔法国〕巴贝夫 (221)
致宋尼契嘉	〔德国〕卢森堡 (226)
我生命的果实	〔前捷克〕伏契克 (232)
致妻子	杜永瘦 (237)
陈觉、赵云霄遗书	(240)

文坛回音壁

致宗白华	郭沫若 (247)
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	俞平伯 (252)
乌篷船	周作人 (254)
致刘海粟	徐志摩 (258)
致陶亢德	老 舍 (261)
寄云的信	徐蔚南 (268)
独秀峰	谢冰莹 (274)
致铁凝	孙 犁 (279)

放飞青春的鸽子

答李石岑书

顾颉刚

石岑先生：

接读来书，承以大著“我的生活态度之自白”见示，嘱为答书，也把自己的学问生活一说，盛意极隆。先生称我为“最富于为学问而学问的趣味者。”实为知我之言，我决不谦让。别人颂扬我的，每说我学问好，那是我最怕听的话。这种话我听到一番就要羞愤一番。我自知我的学问实在浅薄幼稚得很，几乎说不上学问二字；但学问是我的嗜好，我愿意用全力去研究它。这是自居不疑的。现在先生嘱我作一个自白，我也很愿意；只是我心中好久充满着悲感，一想到就要垂涕而道，请先生不要嫌怪才好。

我是一个特富于好奇心的人。不到七八岁的时候，就喜欢翻看书籍，并不是要功课做得好，得着长者的赞许，只觉得书籍里的世界比我日常所处的世界大很多；我遏不住好奇欲望，要伸首到

这大世界里探看一回。这时候因为屡把教师和尊长的书籍翻弄，惹起了他们的厌恶，我叔父并在书架上贴一个纸条，写着“双庆（我的小名）不许翻动”，我的姑丈家里有一个黄金阁，是藏书的地方，我一到了他们那边，就上阁埋头翻书，他们呼唤只是不出来，这是传为亲戚间的笑话。十一岁时，在旧书篓里寻到一本湖北官书局书目，觉得上面的书名都很有趣，就拣了价钱最贱的书向书铺里买，那知没有。买了一本西洋文明书回来，我父见了，就说“这是你不懂得的，买它做什么？”但是我觉得自己实有买这本书的要求，至于懂不懂乃是无关重要的。这是我所买书的第一部，使我不能忘记。那时我并没有钱，只是在新年中可以得到的一宗收入，就是长辈给与我的拜年钱。我把这些钱瞒了家人，到书铺里畅快的拣择一番，又不敢把买来的书带回家去，就存在亲戚家里，悄悄的一本一本携归，所以每一个新年里我很可添些书；余时只要在长辈处得到一点零星钱，又也就买。十六岁后进了中学，更是尽力购书，什么书都买，只要价钱不甚贵的。有一年，负的书债竟至二百余元，不敢向家中要钱只是向同学间张罗。现在想着，也觉得那时太胆大了；但那时并不想将来如何还债，只要带到家里，摩挲拂拭一回，也就快意。所以有这许多书。年底结账拿不出钱来，依旧还给书铺完事。到现在，由我亲手买来的书已有万余册了，反成了一个累赘。一年

中总有一个月的功夫做了书的佣仆。

我的第二个嗜好，便是游览，我所以喜欢游览，原和书籍一样，为的是要伸首到大世界里探听一回。在七八岁的时候，最盼望的是扫墓，因为扫墓时可以到离家较远的地方。这时看见了很大的湖，很高的山，很茂盛的树林，建筑物另有一种样子的乡村，心境的开展觉得不可言说。后来学校中旅行，也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；我们到了一处，游了四五天，别人倦了，我还是兴致勃勃，觉得归去总是一个遗憾。团体的行动没有法子违拗，过了些时我就独自前往，我独游时当然没有多钱，只是过很苦的生活，但心中更觉得畅快。到现在，我很愿做研究历史的旅行，可惜这种机会是不易得到的。

在中学校的时候，我对于读书完全是一种兴致，并没有什么目的。所以读的书泛滥无归，随读随忘，一点没有着落，现在想去，只有一点可取处，就是因为什么书都看，无形中把眼光放得很大，不屑做书本上一家一派的舆台了。民国二年，进了北京大学预科，那年的冬天，章太炎先生在化石桥设立国学会讲演，我也报名往听。我向来对于教师讲书，总不甚留意，以为与其听他讲不如自己看书的明白，但这一回因为太炎先生的名望很大，所以竭力摄住了精神听讲。不幸太炎先生给袁政府捕去；这个讲学会仅仅开了二十余天。可是在这二十余天中，他已经给我一个为

学的骨干。他主张一个人为学须有宗旨；又说“约的病仅止于陋，博的病止于胡乱得不成东西”。我从前的读书，虽并不希望博洽，但确是没有宗旨，所以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，连贯不起来，经了这一回的提示，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。我想我的为学，无论什么东西都好看出它的地位，不肯随便舍弃，满眼都是史料，可见自己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，就要勉力做史书。那时我很想做一部中国的学术史，名为学览，粗粗定了一个目录，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，分类标题，预备聚集材料。但一方面搜集材料，一方面需要有整理的方法才好，整理的方法应该怎样，太炎先生的著作与言词均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。所以民国三年以后，我很把治学的方法深思过几年。只是凭空组成的方法自己总不能满意。这样的彷徨觅路耗费了好多时候。民国六年秋间，胡适之先生到北京大学来担任中国哲学功课，一般同学都很奇怪，他们说：“西洋留学生，如何会讲中国哲学？”我初时也存此想，但后来越听越感动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，不啻讲的史学。更不啻的是讲治史学的方法。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，处处是出我意外，入我意中。从此，我不仅有了治学的宗旨，更有了治学的方法了。我从心底里发出快乐来，愈加增我研究学问的兴趣。我觉得中国的历史从来不曾用过这个方法整理过，现在用了这个方法去做整理的工作，真不知可以开拓出多少的

新境界。

我有一个癖性，凡是一件应做的事没有做，就觉得肩上压着一些重量；等到做了，这身子就觉得一轻。到如今，我真要负担不起了！我也想大声的呼唤：“我要压死了！有谁人肯来救我？救我的方法，就是供给我为学的费用，替我向社会中赎出这个身子。”然而谁人答应呢？也谁人能应呢？要是我做了外国人，我要研究学问，有政府的供给，有富人的资助，我不怕达不到这个志愿。但在现在的中国又如何可以作此想望呢？在此时此地去求人，结论无论你说得怎样的恳挚，只博得别人的鼻里轻轻的一嗤，又微微的笑道：“谁有闲精神管你的闲事来！”

总结一句话，我现在所有的烦闷，完全是志愿和生活的冲突。我自问在学问上是一个可以有为的人，只是社会上不能顺了我的性情用我；几乎把我的才具放在铁匣里封锁了。我在很无聊的时候，也未尝不想：“我的苦是苦在志愿上；要是把这志愿打消，只随着别人混过一世，这个痛苦也会没有的。”但我究是一个不会过混混生活的人，所以一转身又觉得与其混混着消除痛苦，反不如保存这志愿而加增痛苦为有意味了。然而永久只能保存，这痛苦永久只能注目在将来，作一个空浮的想望，到底也没有什么益处。“我的一生究竟如何？”这是我常好自问而又怯于自问的一句话，石岑先生，这一句话，我也不希望你代答，因